

★ 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

国际赛场上的中国士兵②

把士兵的荣耀写在欧洲之巅

■本报特约记者 晏良 通讯员 泽仁杨培 陈锦阳

爬山最多的“90后”

他们可能算是爬山最多的“90后”了。

今年的“厄尔布鲁士之环”中国参赛队所有战士都是“90后”，大多数人都是地道的山里娃。

队长是出生于1991年的中士赵海永。他的老家在贵州威宁——贵州省海拔最高的一个县。在那里，乌蒙山脉贯穿县境，有4座海拔2800米以上的高峰。中士马举卫和赵海永是同乡，小时候，由于上学路远，他每天都要在狭窄起伏的8公里山路上跑个来回。他说，自己“从小就特别费鞋”。

下士洛戎对山的最早认知，来自那些游走于峭壁之间的牦牛。出生在牧区的他，从小就有一个任务：“早上8点把牦牛赶上山去，下午5点前把它们赶回来。”“有的牦牛不听话，就得漫山遍野追，追不上就一边哭一边追。”当山里娃遇上与山有关的比赛，自然是不容错过的。听说单位要选拔队员参加“厄尔布鲁士之环”比赛，次罗布第一时间就报了名，最终从100多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。

但他承认，来自某山地旅的战友、下士杨林比他更热切、更执着。杨林参加了3次“厄尔布鲁士之环”比赛集训选拔。第一次参加集训时，在40公里负重行军找点课目中，这个当时只有19岁的上等兵太疲累了，一不小心半木板断裂，“哭着离开了”。2017年，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的他决定再来一次，结果在选拔出国比武人员的最后关头被“刷”了下来。

“还是自己不够好吧！”他不服气。这个家境不错的城镇青年本打算当两年兵就回家经商，最终选择了留队。他说，自己可能有个心愿，“就好像有一座山，非要翻过去不可”。

集训选拔中，无论地理上的山，还是心理上的山，都不是那么容易轻松翻越的。集训的主要内容是爬山，每天爬山。走进集训营，洛戎却发现，自己要面对的山已不是儿时的那些山，爬山的方式也不是想象中的方式。

他们要爬的山，海拔大多超过四千米甚至五千米，要穿越的地形有稍不注意就会崴脚的碎石地、湿漉漉打滑的山草地、深可没膝的雪地以及滑溜溜的冰原；一路上有60度的斜坡、乱石嶙峋的悬崖、刺骨的冰河以及高强度的战斗课目。

他们时不时就得背着30公斤重的负荷，一路上上坡跑上10多公里，冲刺得嗓子眼儿冒血腥味儿，“感觉好像能听到肺泡在炸裂”。他们有时还得背上全部给养和装备，连续六天五夜行军，并在途中完成射击、攀岩、渡河等课目。

最艰难的日子是每个周六——考核的日子。十几个课目会在这一天轮番上演，“你被打趴下，也要爬起来”。有考核就有淘汰。每次考核过后都有人遗憾离开，而留下的，也没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吃了更多苦头后，再坚持下去，前功尽弃。

杨林很庆幸自己坚持到了最后。得知自己入选比武阵容时，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张图片：山顶的一片茫茫雪野里，有个人沿着一串脚印在独自前行。他写道：“我可能会迟到，但我不会缺席。”

妈妈你别为我心疼

今年6月，一组“最不想让妈妈看到的照片”，一时成为微博热搜上千万次的内容，瞬间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。

那是9张普通战士的面孔。照片中，战士的眼神清澈如高原的蓝天，脸庞却如皴裂的大地般一块一块脱皮。这些照片都是“厄尔布鲁士之环”集训选拔中的真实留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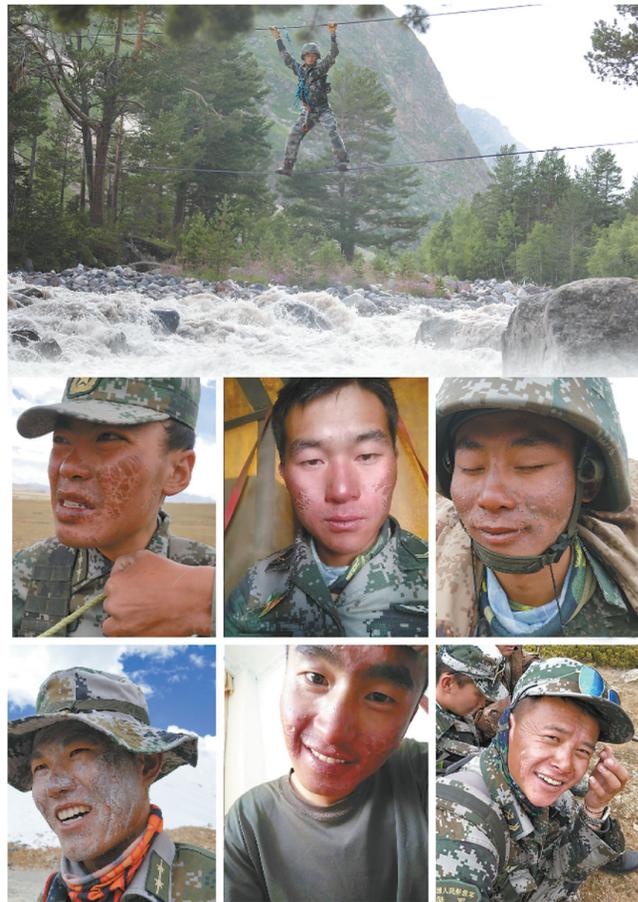
9月，内地秋高气爽，青藏高原已是寒风扑面。冷雨如箭，下士次罗布在湿漉漉的高山苔地上一动不动，准备参加西藏军区狙击手比武的他，想要再提高些自己雨中射击的精度。雨啪啦啦打在头盔上，溅到脸上凉彻肌肤。远处的山上，积雪已明显变多了，这寒冷的感觉，让次罗布仿佛又重回那个寒冷的8月。那是在海拔5000多米高的厄尔布鲁士山上，这座被称为欧洲之巅。

次罗布不是去游山玩水的，他和战友要参加的是“国际军事比赛-2018”“厄尔布鲁士之环”比赛。这项比赛堪称对高原山地步兵的终极挑战，作为驻守世界屋脊的山地步兵，次罗布和战友的目标当然是摘取这项最高荣誉。14天的赛程中，他们行军、射击、攀岩、渡河，一路翻山越岭，穿越冰川雪线，受过伤、流过血、摔过皮，甚至有人昏厥过去，但最终第一个登顶。征服欧洲之巅，重回青藏高原，次罗布对驻守这

个地方有了新的认识。他渴望掌握更多的山地作战本领，所以一回来就报名参加了狙击手比武——尽管他在那次比赛中受了伤的右脚，稍微用力，至今仍隐隐作痛。荣誉就是这样，它属于胜利者，也激励每个人；它是总结你某个阶段拼搏努力的成果，也是帮助你登高望远的新阶梯。次罗布说，在厄尔布鲁士山上写下的那份士兵荣誉，是他“一辈子的财富”。



上图：队员们完成登顶后返回途中在厄尔布鲁士山上与国旗合影。下图：今年的比赛中，中国参赛队取得了3个单项第一、总成绩第二的好成绩。 段斐摄影



上图：参赛队员在训练平行横渡课目。下图：训练中高山强烈的紫外线晒脱皮是常有的事。 晏良供图

最想把这样的礼物献给祖国和母亲

“最不想让妈妈看到的照片”，最终还是被杨林的妈妈看到了。

电话那头，妈妈一个劲儿地哭，问杨林是不是毁容了，以后找对象可怎么办，训练是不是很危险。电话这头，杨林故作轻松：“没事，反正我又不靠颜值吃饭。”“我真的不会有啥问题，您和爸爸要是放心就再生个二胎吧……”本想开个玩笑安慰几句，不料，话音未落，妈妈哭得更伤心了。

还好，更多的妈妈并没有看到那组看了令人心疼的照片。很多参加比武的战士都来自农村，父母很少“刷”微博微信，有的和儿子“开个视频还得找个会的人帮忙”。当成千上万的网友为他们的儿子点赞、骄傲时，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忙碌于大山深处，丝毫不闻。

更多的缘由是刻意“隐瞒”。下士纪帅军休假回家后，给父母看了自己拍的俄罗斯风光、和战友的合影、领奖的照片，但删光了手机里所有的训练照。在微信朋友圈里，这个小伙子依旧白暂、俊朗。“用了美颜模式的，真的不敢让他们看，看了会哭。”他解释说。

这些跋涉在雪山深谷间的小伙子们，最不想让妈妈看到的，知道的，又岂止是几张训练照片——次罗布不想让阿妈知道，那场六天五夜的极限训练中，每天要负重30多公斤翻山越岭，四五点钟就开始一天行程，却只能吃一点压缩干粮和咸菜、喝雪水。

杨林不想让妈妈知道，那次半木板断裂后，他躺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。而除了那次，训练中经常有扭伤、肌肉拉伤、韧带拉伤等小伤不断。

下士陈航不想让妈妈知道，最近休假回家后，他每天都坐车一个小时去医院，是要治疗出国比赛受的伤。而且，医生已经给他下了“死命令”：“必须每天来，不然很难好……”

不想让妈妈知道，只因为怕妈妈会心疼。知道妈妈会心疼依然要那么做，只因为心中有使命、有热爱。

没有比荣誉更高的山

今年的比赛中，一段视频传出，看得不少人潸然泪下——自然岩壁攀登项目中，站在五六米高的悬崖前，队长赵海永第一个徒手攀登。山石嶙峋，岩壁湿滑，突然，赵海永左手抓住的一块岩石松动断裂，他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从悬崖上跌落……昏厥，10多秒的昏厥。然后，他晃悠悠站了起来，手上膝上流着血，再次向目标发起攀登。

赵海永今年是第3次参加“厄尔布鲁士之环”比赛。前两次，他浑身上下留下了20多处伤疤。今年，作为集训选拔时的教练，他坚持带队参赛，因为想要“再为单位拼一次”，并“尽可能多地把经验传给战友”。

网络上，那段视频被人们播放了上千万次。但赵海永知道，妈妈看到的那一刻，肯定是最心疼他的一次。事后，他一个劲地在电话中跟母亲解释：没事的，我还好，你们别为我心疼……可怜天下父母心！为了荣誉而冒险的士兵，其实更应怜惜父母心。

陈航至今为自己的受伤感到愧疚

山地行军，受伤是难免的，但在第一天的定向越野课目中中国参赛队就有一人受伤，让大家还是有些猝不及防。

陈航坚持跑完定向越野的全部赛程后，脚蹠已肿得像馒头。看到队友关切的眼神，他安慰大家：“让你们担心了，我能行。”后面的比赛中，裁判好几次问他能不能坚持，他一次次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喊道：I can!

这个24岁的小伙子在微信个性签名中写道：总有一些东西，比生命还重要。他知道，如果他退出，12人参赛的队伍就将被计算为13个人的用时；他也清楚，如果他退出，就得打着封闭，忍着伤痛和大家一起继续摸爬滚打13天。

最不想让妈妈看到我这样子

中国参赛队就在这样的开局下，开始了“厄尔布鲁士之环”的征程。意外接踵而至。比赛第二阶段搬运伤员项目中，体力透支的次罗布也摔伤了。次罗布是个藏族大学生士兵，读了两年大学后参军入伍，当了两年兵后他想在部队好好干，直接办了退学。

“第一次代表国家出国比武就因伤退出，我接受不了。”他吃止痛药坚持比赛，“每天都是跟药效抢时间”。伤员的增加还是影响到了全队的战绩，第二阶段赛程过半后，中国代表名列第四。更让队长赵海永忧心的是，接连遭遇挫折，队员们有些失落，缺乏信心。

晚上宿营，赵海永召集队员在帐篷外开了个会。“现在形势不容乐观，我们还能完成预定目标吗？”赵海永问。大家低着头，没有人作声，夜凉如水，空气凝重。

“只要比赛没结束，就还有希望。”赵海永一边打气一边激励：打心自问，你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了吗？没拼尽全力就放弃，有何颜面回面对战友亲人……

好些人紧抿嘴唇，抬起头，眼睛里放出光来。“拼吧，只要拼不死，就往死里拼！”有人喊。

“对，只要拼不死，就往死里拼。”更多人附和。12双手很快紧紧交叠在一起，12个年轻的士兵在异国他乡的冷夜中郑重立下了誓言。

第二阶段比赛结束，中国参赛队总成绩排到了第三。还有没有可能赢得更好的成绩？压力集中到了第三阶段。这一阶段最艰苦的项目当属11公里强行军。这11公里全是爬坡路，起点海拔1800米，终点海拔4200米，最后两公里全是雪山。赵海永计算了下，如果想要排名更进一步，这个项目必须超越当前排名第二的队伍至少22分钟。在陌生的环境里强行军，要拉开对手如此大距离，几

乎没有可能。而且，此时12名队员中已有4个伤员。

“没有什么是不可可能的”“不到最后一刻，还不知道谁是赢家”“只要百分之百付出就问心无愧了”……最紧要的关头，队员们的思想变得统一而坚定。

最终，顽强拼搏发挥了作用，他们一举超越对手达23分钟。最后的冲顶时刻到来了。赵海永的印象里，这是近年比赛中天气最恶劣的一次登顶。每天雨雪交加，一路上危机四伏。他们在宿营时遇到了泥石流，在路上碰到了巨大的火山石隆隆滚过。他们凌晨3点出发时，大雪能见度只有五六米，等到他们登顶后返回宿营地，积雪已经压塌了帐篷。

风雪中，队员们冻得嘴唇乌紫、脸色苍白，不少人因为缺氧头胀欲裂，深陷雪地的脚越发沉重。面对恶劣的天气，3个国家的参赛队放弃了登顶。中国小伙子们坚持，不仅要登顶，而且要第一个把五星红旗插上欧洲之巅。

“到了山顶，风景可漂亮了”“把国旗插在欧洲最高峰，然后录个视频，你说得多帅……”一路上，赵海永喘着粗气给队友鼓励。

最终，他描述的美好愿景都没有实现。由于天气恶劣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他们刚抵达峰顶，记下成绩，主办方就要求匆匆返回。他们甚至没来得及簇拥着国旗在欧洲之巅合影留念。不过，至今回想，队员们并不觉得遗憾。“取得好成绩就够了，还有什么山比赛更高啊！”陈航说。

陈航的微信头像看上去是一幅灰蒙蒙的画面。“其实我心仪的头像是这样的。”他给记者发来一张图片，图上的画面中，骤雨初歇，浓云未散，阳光穿过云缝，架起一道彩虹，虹桥之上，旗帜托举着鲜艳的五星红旗，迎风招展……“为什么不用美丽的彩虹和神圣的国旗做头像呢？”“我是军人，国旗是属于心中的，我就用了空白的天空！” 版式设计：梁晨

“厄尔布鲁士之环”有多难

- 厄尔布鲁士峰冲顶**
冲顶海拔5642米的厄尔布鲁士西峰
- 从阿扎乌林间空地 急行军至“普里尤特-11”**
行程11公里，海拔高差1300米的急行军
- 伤员转运**
利用登山杖、防潮垫等就便器材搭建简易担架，进行2公里的伤员转运
- 攀越2号有冰地段（冰下）**
与冰上相反，从上往下爬
- 攀越1号有冰地段（冰上）**
攀登坡度70度、高度100米的冰壁，从下往上爬
- 机降和急行军**
持续两天在海拔3000米以上地段分别进行行程5公里的急行军
- 攀越自然崖壁地段**
利用绳索，攀越高60米、几近垂直的自然断崖
- 吊渡过河**
利用一根绳索，从绳索下方悬吊着通过30米河流
- 平行横渡**
脚踩一根绳，手抓一根绳，以平行移动的方式通过30米河流
- 编组射击**
12个人为一个小组，1名狙击手、1名机枪手、10名步枪手，分别对不同距离目标进行射击
- 穿越山地障碍地带**
三人为一个小组，交替掩护逐个通过布设的山崖上的障碍
- 人工岩壁结组攀登**
两个人为一组攀登30米人工岩壁
- 山地定向越野**
在90分钟内根据坐标找到20个目标点
- 人工岩壁个人攀登**
每个人逐一攀登30米人工岩壁，取所有人的成绩总和

制图：梁晨